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李向东 杨秀杰 陈 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李向东 杨秀杰 陈 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 / 李向东, 杨秀杰, 陈戈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6121-7

I. ①当… II. ①李… ②杨… ③陈… III. ①俄语-语言学-研究②文化研究-俄罗斯 IV. ①H35 ②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5332号

- | | |
|-------|--|
| 书 名 |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 |
| 著作责任者 | 李向东 杨秀杰 陈戈 著 |
| 责任编辑 | 李哲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121-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up_russian@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250千字 |
|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9.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语言与文化相结合是当代语言学研究必然的发展趋势。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硕果累累，从20世纪70年代语言国情学的一枝独秀到现今多种理论、流派的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语言与文化研究行列中，探求语言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本书凝聚了作者多年潜心钻研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理论及实践探索的成果。作者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阐释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和流派，勾勒出俄罗斯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

本书包括六个章节、结论与讨论等部分。

第一章“语言国情学”。该学科发展以苏联解体为分界线。解体前的语言国情学是以词汇背景研究为基础的外语教学理论。该理论拓展了传统语义学对义素的认识，强调语言外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语言与文化的相关研究。解体后的语言国情学从一种语言教学理论逐渐发展成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词汇单位，而是涉及语言各层级的单位；研究方法从语言单位的静态描写扩展到言语交际动态过程的考察，从选择性的、片断性的描写发展到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学术主张上放弃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方法论原则，倡导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的对话。

第二章“空缺现象与空缺研究”。俄罗斯空缺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1）一派以索罗金和马尔科维娜为代表。他们从民族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对空缺现象做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并提出了空缺消除法。（2）另一派以贝科娃为代表，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出发，揭示了空缺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它所体现的语言发展机制特征。作者对比分析了两个流派的异同，针对异文化文本理解中出现的空缺，提出建立“认知卡”，将其作为消除空缺的有效手段。

第三章“语言个性理论”。卡拉乌洛夫把语言个性作为集合了语言复杂多样特征的唯一核心，将人的语言能力、本质特征和生成的文本（话语）结合起来，将语言的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个性的变量与民族恒量、社会——行为背景与言语结合起来。该理论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为文本研究、文学分析、外语教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基于语言个性理论,作者揭示了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蕴含的语言个性,探讨了第二语言个性在外语教学中的建构问题。

第四章“文化空间与先例现象”。文化空间理论属于民族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该理论探讨语言意识的构成单位、存在方式与活动特点,分析意识、交际、言语活动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形成机制。作者在民族文化空间的框架下阐释了先例现象的性质、特征与分类;通过实例论证了先例名在俄罗斯广告中的作用;基于调查问卷和语料搜集分析了先例语句在现代俄语中的运用;解析了先例现象和互文本异质同构的关系。

第五章“语言文化观念”。观念属于俄罗斯语言文化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作者阐述了语言文化观念产生的理论背景,归纳了语言文化观念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研究方法。作者运用共时维度与历时层级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对“自由”等俄罗斯语言文化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证了以下观点:语言文化观念是民族心智的构成单位,整体观念分析是阐释民族精神特质科学而有效的方法。针对语言文化观念的传译问题,作者提出了具体操作方法和翻译原则。

第六章“文化符号学理论”。作者结合实例阐释了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文化文本理论、民族文化符号域理论、文化对话的动态机制、文化文本创新机制等,诠释了作为第一模式化系统的自然语和作为第二模式化系统的文化文本之间异质同构的关系。

结论与讨论部分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整体思考。通过解读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中的“多棱”现象,作者揭示了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各理论和流派的共性特征、研究范式、发展特点、未来走向,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与文化研究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

本书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批准文号12FYY007)的最终成果。本项目在申请、完成、成果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史铁强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老师、李哲老师的大力支持。作者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期待本书能对国内的语言与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期待学术界同仁的不吝赐教。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国情学.....	001
第一节 苏联时期的语言国情学.....	001
一、语言国情学的方法论基础.....	001
二、语言国情学的任务.....	002
三、词汇背景理论.....	003
四、词的伴随意义.....	005
五、语言国情学式注释.....	007
六、语言国情学的贡献.....	010
第二节 对苏联时期语言国情学的反思.....	010
一、俄罗斯学者的思考.....	010
二、中国学者的思考.....	013
第三节 当代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新进展.....	020
一、语言信息单位和言语行为方式.....	021
二、语言文化场和语言文化单位.....	025
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	032
小结.....	046
第二章 空缺现象与空缺研究.....	048
第一节 索罗金和马尔科维娜的空缺研究.....	049
一、异文化文本理解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049
二、异文化文本理解模式.....	051
三、空缺的分类.....	052
四、空缺的消除方法.....	060
第二节 贝科娃关于空缺的新主张.....	063
一、空缺的本质.....	063
二、空缺的分类与描述.....	065

三、空缺的消除手段	067
四、语言体系内部空缺的确定方法	067
第三节 索罗金、马尔科维娜的空缺法和贝科娃空缺理论之比较	071
第四节 认知卡	073
一、认知卡的提出	073
二、空缺实验	073
小结	078
第三章 语言个性理论	080
第一节 语言个性的建构模式	081
一、语言个性的结构层级	081
二、语言个性的心理学阐释	081
三、语言个性的语言教学论阐释	083
第二节 语言个性结构的描述	084
一、言语语义层（零层级）	085
二、认知层	088
三、语用层	090
第三节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语言个性	092
一、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语言个性的言语语义层	093
二、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语言个性的认知层	094
三、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语言个性的语用层	099
第四节 外语教学与第二语言个性	101
小结	107
第四章 文化空间与先例现象	111
第一节 文化空间的性质和建构	111
一、文化空间的性质	111
二、文化空间的建构	112

第二节 文化空间的基本单位	114
一、心智事实	114
二、心智事实与说话者的关系	116
第三节 表象认识的特征与分类	117
第四节 先例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19
一、先例现象的基本特征	120
二、先例现象的分类标准和形式	121
三、先例现象的四种基本类型	122
四、先例现象的实证研究	135
第五节 先例现象与互文本	142
一、互文性、文本、互文本、互文标记	143
二、先例现象与互文本的异同	144
第六节 文化空间与预设	148
小结	149
 第五章 语言文化观念	 152
第一节 语言文化观念的术语背景	153
第二节 语言文化观念范畴	159
一、语言文化观念与语词	159
二、语言文化观念与概念	161
三、语言文化观念与民族心智	162
四、语言文化观念的定义	167
第三节 语言文化观念分析方法	168
一、共时性多维度观念分析法	170
二、历时性整体观念分析法	179
三、语言文化观念分析法的总结	187
第四节 语言文化观念的翻译	189
一、观念的可译性问题	189

二、观念翻译及其翻译原则问题.....	194
小结.....	196
第六章 文化符号学理论.....	198
第一节 文化文本.....	198
一、文化文本是一个模式化系统.....	199
二、文化文本是一个信息系统.....	202
第二节 民族文化符号域.....	206
一、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动态性.....	207
二、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共性与差异.....	211
第三节 文化互动的机制.....	215
一、洛特曼的文化互动模式.....	215
二、文化互动模式的基本阶段.....	218
第四节 文化文本的创新机制.....	222
一、二元性.....	223
二、对话性.....	229
小结.....	234
结论与讨论.....	236
参考文献.....	243

第一章 语言国情学

第一节 苏联时期的语言国情学

20 世纪 70 年代为满足对外俄语教学的需要、推动对外俄语教学的发展,语言国情学应运而生。该理论的创始人是苏联学者维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和科斯托马罗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1971 年他们共同撰写的论著《对外俄语教学中国情学的语言学问题》(«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ностранцам». М., 1971)首次提出了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该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见诸他们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 1973, 1976, 1983, 1990)和《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

一、语言国情学的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基础是一个学科建立的出发点。语言国情学的方法论基础包含五项基本原则^①,反映了该学科的语言观以及对语言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潜能的基本认识:

(一) 语言的社会属性

语言具有社会属性,它是言语交际手段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体,是语言与文化的统一体。语言的社会属性体现在语言的一系列功能中,尤为重要是语言的交际功能、载蓄功能和指导功能。语言的交际功能在于它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但这一功能只有在交际双方具备共同的背景知识前提下才能实现;语言的载蓄功能是指语言反映、记录、存储信息的能力,这一功能使语言成为时间的纽带,将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人们联结起来;语言的指导功能体现在它具有引导、影响和塑造人的个性的能力。

(二) 文化迁移

对于非母语学习者而言,外语的学习与教授过程表现为文化迁移过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9-16.

程。所谓文化迁移,是指异文化背景者掌握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规范、重要事件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方面:巩固和运用已有的关于语言对象国的信息和知识(正面的、符合事实的部分);丰富和扩展关于语言对象国的知识储备;消除和克服有关语言对象国的片面认识。

(三) 使学习者形成对语言对象国人民积极且正面的评价

这是语言国情学的任务之一,与文化迁移密切相关。语言学习者在丰富有关对象国知识的基础上确立积极而正面的评价态度,并落实到实际的交际活动中去。语言学习的目的是缩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之间的差异,促进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认同。

(四) 语言学习过程的完整性和同源性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单位客观上成为了该国国情信息的源体和载体。外语教学中的国情知识源自语言的自然形式,源自教科书的课文,而不是人为的、非语言形式的、外在施加的内容。文化迁移以语言为中介、在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得到实现。

(五) 语言国情学教学的本质

语言国情学教学的本质在于通过学习语言以语文学方式再次认知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国情学的语言观(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的交际功能、载蓄功能等)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正如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指出,语言国情学理论的核心基于社会语言学观点,语言国情学是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教学版本。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外因素是为了描述和分析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语言国情学研究语言外因素是从外语教学角度出发,出于实用目的。

二、语言国情学的任务

从语言国情学的方法论基础出发,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对语言国情学的定义是: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个部分,它通过语言教学完成语言的载蓄功能、实现语言学习者的文化迁移,确保教学的交际属性,完成普及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任务^①。

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涉及语言学和教学法两个领域:其一,研究语言,以揭示语言单位中的民族文化语义;其二,探寻教学方法,在语言实践课程中贯彻语言国情式的阅读,展示、巩固和运用具有民族语义

① Верец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37.

的语言单位。

语言国情学的任务将语言（俄语）学习与国情学习合二为一。通过学习语言去了解一个国家，这种方式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是其他途径无法替代的，教授一门外语就是教授对等的交际手段。因此，语言国情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语文学性质，因为它是以语言为中介并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其任务的。

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了语言国情学与国情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相对应，又相对立。一个国家的国情学是一门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总和；而语言国情学是将国情学中的民族文化信息纳入外语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信息学习的同步结合^①。

三、词汇背景理论

语言国情学的核心内容是词汇背景理论（теор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фона）^②。基于语言的社会属性，特别是语言的载蓄功能，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对词汇的语义构成给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词由词位（лексема）和义位（семема）两个部分组成，词位对应词的能指（означающее），义位对应词的所指（означаемое）。词位用来称名，义位由若干义素（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доли – СД）组成。其中，直接参与事物分类的义素为概念义素（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其总和为概念，具有区分功能；而与事物分类无直接关系的义素为非概念义素（н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其总和为词汇背景，具有载蓄功能。参见表 1-1。

表 1-1 词汇语义结构和功能图表（一）

означающее 能指	звуковая оболочка слова （词汇语音外壳） лексема（词位）	называние 称名功能
означаемое 所指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 词汇概念（概念义素） фон（н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 背景（非概念义素）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区分功能 кумуляция 载蓄功能

下面，我们以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对俄语词“книга”（书）的语义分析为例，说明词汇的语义结构和功能。俄语词“книга”有五个概念义素：（1）作品；（2）印刷物；（3）纸质；（4）印刷的文本（非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30.

② Там же. С. 41-62.

画册);(5)装订成本。这五个概念义素组成俄语词“книга”的词汇概念,此概念同样适用于其他语言表“书”的名词,如英语的book,德语的Buch,法语的livre。因此,“книга”这个词的概念是跨语言概念(межъязыковое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具有跨语言概念的词即是“等值词”(эквивалентное слово)。反之,就是“无等值词”^①。

显然,无等值词的概念义素一般表达的是某一语言文化共同体特有的现象或事物。无等值词在俄语常用词中约占6%—7%,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它们最能凸显俄罗斯的历史、社会现状和民族文化特征^②。

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认为,词汇概念只占词的义素的一部分,围绕着一个词(特别是核心词、关键词)可以通过联想激活出相当丰富的信息。比如,与“книга”相关的名言警句,是谁出版了第一本俄语书等等。这类信息构成了该词的“背景义素”,它们属于大众意识和社会意识内容,也是语言意识内容^③。

那么,概念等值的两个词,其背景义素是否也等值呢?答案是未必如此。对比分析俄语的“книга”和英语的“book”,不难发现,两词的背景义素中既有对应、等值的部分,也有不对应、不等值的部分。比如,英国出版的书以软皮装帧为主,“paperback book”专指这类书,袖珍书“pocket book”也很流行,硬皮书价格昂贵,出版得较少。因此,书的销售对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购买者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实力。相比而言,苏联时期出版的书籍多以硬皮精装为主,且价格适中,教科书的价格更为低廉,而书籍发行量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说明了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爱书的民族。两种语言相对比,概念等值而背景义素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很典型、常见,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将这类词称为“背景词”(фоновое слово)。背景词在一个语言的词汇库中占很大比例,平均每两个俄语词中就有一个是背景词^④。

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俄语的无等值词和背景词多集中在以下七类词汇^⑤:

1. 反映苏维埃时期社会变化的词汇,如:советский(苏维埃),большевик(布尔什维克),колхоз(集体农庄)等词;
2. 反映新生活现象的词汇,如: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свадьба(共青团婚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42.

② Там же. С. 51.

③ Там же. С. 43-44.

④ Там же. С. 51.

⑤ Там же. С. 46-51.

礼), дефицит (紧俏商品), застой (停滞);

3. 反映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词汇, 如: черный хлеб (黑面包), борщ (红甜菜汤), изба (木屋);

4. 反映历史事物或现象的词汇: аршин (俄尺), верста (俄里), пуд (普特), община (村社);

5. 成语谚语, 如: турысы на колесах (车轮上的废话, 指“胡说”), белая ворона (白乌鸦, 指“另类的人”), (у кого) куриная память (谁有鸡的记忆, 指“谁的记性很差”);

6. 民间文学语汇, 如: жар-птица (火鸟), леший (林妖), домовый (家神);

7. 外来词, 如源自突厥族、蒙古族、乌克兰族等语言的词汇。这类词汇是双重意义的无等值词。一方面, 对于俄语来说, 它们是无等值词, 它们以外来词的形式进入俄语的词库, 成为俄语词汇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对于其他语言, 它们也是无等值词, 它们反映了苏联多民族、多文化的特征, 如: базар (巴扎), плов (手抓饭), бурка (毡斗篷), сарафан (萨拉凡)。

一般而言, 词的概念义素记录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结果,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部分内容较为稳定、不易改变; 而词的背景义素与世界变化、时代变迁的密切相关性, 其内容较为动态、变化相对频繁。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曾预测, 10年间俄语大部分关键词的背景义素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①。

四、词的伴随意义

除了概念义素和背景义素外, 词汇还可能包含这样一些语义成分, 它们反映的不是人的意识中称名内容和载蓄部分, 而是表达人们的情感、评价、态度, 反映事物和现象的美学形象, 即“伴随意义”(коннотация)^②。

比如, судьба (命运) 和 судьбина (苦命), жених (未婚夫) 和 суженый (命中注定的未婚夫) 这两对俄语词。前者均为中性词, 无感情评价色彩, 后者均带有一定的感情评价色彩。词汇的伴随意义传递着该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全部或大多数成员对事物、现象和人的态度, 它寄托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引发独特的文化历史联想, 因此, 伴随意义属于词汇单位的民族文化语义内容。俄语中的很多颜色词、数字词、动物词、植物词、地名词等都带有丰富的伴随意义。举例如下: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63.

② Там же. С. 106.

красный (红色) 一词的伴随意义有正面与负面的感情评价色彩和联想, 正面的包括“美丽的、幸福的、美好的”的含义, 如: красная девица (美丽的少女), красная жизнь (美好的生活); 有“最好的、上等的、珍贵的”等含义, 如: красная дичь (上等野味), красные ворота (前门、正门), красная цена (最高价); 有“革命的”象征意义, 如: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红军), красный флаг (红旗) 等; 负面的伴随意义是红色使人联想到火和与之有关的“冲动、暴躁”等特质, 如: красный петух (红色的公鸡, 指“火灾”), 因此, пустить красного петуха 有“纵火”之意。

дуб (橡树) 在古代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和尊敬, 重要仪式都要在橡树下进行, 供品都要用橡树树枝加以装饰。人们对橡树膜拜祈祷, 尊为圣树。俄语中, 橡树象征着“永恒”和“生命力”, 它的固定修饰语有 вековой (永恒的), мощный (强壮的), огромный (巨大的), могучий (粗壮的) 等。人们常用橡树比喻体魄强健的人 (крепкий, как дуб)。

баран (公绵羊)、овца (母绵羊)、козел (公山羊) 和 коза (母山羊) 等俄语词汇带有鲜明的贬义形象: 蠢笨、无用、固执。而 сорока (喜鹊) 有“爱嚼舌, 传播小道消息”的象征意义。

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提出了词汇伴随意义的概念, 但并没有对伴随意义的作用给予说明。我们认为, 伴随意义具有一定的指导功能, 语言国情学的词汇语义结构和功能应该如表 1-2。

表1-2 词汇语义结构和功能图表 (二)

означающее 能指	звуковая оболочка слова (词汇语音外壳) лексема (词位)	название 称名功能
означаемое 所指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 词汇概念 (概念义素) фон (н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Д) 背景 (非概念义素) коннот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伴随意义 (非概念义素)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区分功能 кумуляция 载蓄功能 директива 指导功能

在对比两种或多种语言时, 词语有等值词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е слово)、无等值词 (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ое слово)、背景词 (фоновое слово)、伴随意

义词 (коннотативное слово) 之分。其中, 无等值词、背景词和伴随意义词包含丰富的民族文化义素, 记录和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信息。

五、语言国情学式注释

词汇背景理论的提出无疑丰富了人们对语义结构的认识。但是, 语言国情学的研究任务不仅是揭示语言单位中蕴涵的民族文化语义, 还要探寻展示、巩固和运用具有民族语义的语言单位的方法。语言国情学的词汇背景研究成果促进了教学法的发展, 带动了语言国情学词典的编纂工作, 目的就是词汇背景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通过语言国情学式的词义注释, 展示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语义, 进而巩固和使用具有民族语义的语言单位。

语言国情学词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详解词典。语言详解词典只给出词的概念义素, 有释义, 但无词汇背景义素内容。而语言国情学词典除了对词的概念义素给出释义外, 还对词的背景义素作说明, 对伴随意义进行描写。因此, 释义、说明、描写构成语言国情学词典词条的基本内容, 被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称为语言国情学式注释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зация)。

下面, 我们举例说明语言国情学词典对 класс (教室) 一词的背景义素和 береза (白桦树) 一词的伴随意义所做的语言国情学式注释^①。

КЛАСС. Одно из учебных помещений в школе, в котором проходят уроки. Младшие школьники всегда занимаются в одном и том же классе. Уроки у учащихся средних и старших классов проходят,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 учебных кабинетах (кабине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бинет физики, кабинет географии и т. д.). На двери класса висит табличка: например, 2 «А». В классе стоит школьная мебель: парты или ученические столы, стол учителя. На стене висит школьная доска. Развешаны портреты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ятелей, писателей, уче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место отводится уголку октябрят, пионеров, комсомольцев. В классе вывешивается также список актива класса, график дежурства, стенгазета.

教室: 学校上课的处所。低年级学生的教室是固定的, 中、高年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С. 82-85, 106-107.